

深峡幽谷遇见如画西狭

□ 王彦青

西狭，镶嵌在秦岭山脉的天井山麓，它是一颗璀璨的明珠；西狭，是被时光雕刻的山水，是被风雨淬炼的历史遗存，走进西狭，仿佛走进浓缩了千年的历史画卷。

西狭，还有一个让你浮想联翩的名字——鱼窍峡，位于成县西13公里的天井山。一条横亘于山川之间约五公里的狭长溪谷，峡谷中的响水河自东向西潺潺流淌。峡谷悠长，高山突兀，悬崖陡峭，林木葱茏，瀑布飞泻，溪水长流，如诗如画的山水画卷，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。

走近西狭，两山高耸夹着一条峡谷，宛如屏障，森然壁立，悬崖峻立，林木茂盛。抬头望去，高山突兀危耸，群峦交错。溪谷中水流声不绝于耳，怪石嶙峋，苍松翠柏争相呼应，飞瀑流泉低吟浅唱。

行走于峡谷中，仿佛置身于一幅宏大的山水画卷之中，一步一景。峡谷两边的山峰并不是很高，但却形态各异。抬头看去，山体被五颜六色的植被包裹着，偶尔能看到裸露出来的石块。

峡谷地形错落有致，仿佛汉字一般，时而平直，时而迂回，时而疏朗，时而奇峻。清流沿峡谷流注而下，激越的溪水盘旋流于石隙间，百折回环，在沿途留下大大小小的深潭。虽然潭水的规模不及九寨沟，但在四周五彩世界的映射下，也宛如仙境。

来到峡口，竹子在风中摇曳着发出沙沙声，不远处就踏入西狭栈道，一边是陡峭的高山，栈道沿山脚悬空，依山顺水向前延伸，侧目所及，谷底碧水一汪接着一汪，溪水从前方哗哗地流下来，耳边充斥着流水声和风声。

走进西狭，总要看深深浅浅的栈道遗迹，走弯弯曲曲的栈道，领略两山相夹不见日月，仰望群山如在九霄之上的壮美与惊叹。顺着一段蜿蜒的栈道走去，汉白玉石栏杆上雕刻着各种人物、花草和文字，栈道曲折折，一会是窄小的上下台阶，一会又是平坦的小道，栈道上方的山石有几处异常险峻，让人看起来都瑟瑟发抖。

跨过一道弯曲的石拱桥，一道瀑布从山崖上飞珠溅玉般倾泻而下，晶莹的水珠溅起一堆浪花，周围的花草树木也被水雾浸润得翠绿如新，真有一种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雄浑与诗意。

远离市区高楼林立的喧闹与嘈杂，钻进这深深的峡谷，听着哗哗的水声，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沿栈道前行，山总是悬在头上，前面山石上的“躬身崖”三个字赫然映入眼帘，有几处是必须躬着身、低着头才能通过。

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行走间不远处视野陡然开阔，碧绿的湖水像一颗巨大的宝石，这便是西狭最大的湖泊甘棠湖。

湖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，蓝天白云和两边的树木山石倒映水中。置身于此，湖面碧波荡漾，群山倒映湖中，蓝天白云与青山绿水浑然一体，湖光山色美不胜收。湖水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时常变换着颜色，或湛蓝，或碧绿……有时诸色兼备，浓淡相间，瑰丽无比，就像是上天遗落在这里的宝石一样美丽无比。

一路走来，栈道依山就势，曲折婉转，高低起伏。经过水磨坊，再走一段山路，就来到著名的黄龙潭。此潭呈椭圆形，有四五十平方米大小，水深一米有余，潭水清澈，水草丛生，鱼儿嬉戏，犹如一面大镜子镶嵌在峡谷之中。潭水呈黄色，相传有黄龙自潭底飞出，因名黄龙潭。当然，虽然是传说，也因此地雨水较多，常常将沿途泥土冲刷裹挟至河流，河水由此变成黄色，在此回旋而得名。从空中看去，河流在鱼窍峡来了个120度的转弯，所以才会形成黄龙潭这一缓冲的地方。

潭边的半壁上建有一座别具一格的亭子，我们小心翼翼地攀着悬在石崖上的铁索，一步一挪，战战兢兢地踩着只能容一只脚的悬在半山崖的台阶，走走停停，高耸的峭壁之上，整齐地雕刻着一幅汉隶石刻作品《西狭颂》。

《西狭颂》摩崖石刻刻于东汉灵

帝建宁四年(公元171年)，由仇靖撰文并书丹。历经魏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，穿越千年时空，隐于深山人未识，直至北宋，才引起世人瞩目。在此峡谷中，还有汉代耿勋碑及宋、明、清、民国摩崖石刻20多处，由此形成了以《西狭颂》为核心的摩崖石刻群。

1800多年以来，《西狭颂》于幽谷峭壁之上，湍流碧潭之侧，纳天地之灵气，沐日月之光辉，得山水之荫护，犹如镶嵌在大地上的一颗明珠，熠熠生辉，记录了历史的真实，蕴涵着文明的血脉，传承着文化的基因，堪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。

看着珍贵的碑文，两山之间的响水河潺潺绕行，三面环山，黄龙潭碧水悠悠，将石碑包围呵护着。黄龙潭与《西狭颂》摩崖石刻被世代传颂，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忘返，使西狭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站在厚重的玻璃前，面对千年前的历史遗迹，凝视那苍劲有力、粗犷雄浑的汉隶真迹，不由得对古代先贤生出丝丝敬畏与感叹。

意犹未尽，恋恋不舍。手扶铁索，脚踏光滑石窝，依崖攀援，迎面一巨石横亘峡谷，“灵芝石”三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。环视四周，一边是拔地而起的高山，一边是错落有致的悬崖，两岸峭壁如削，壁立千仞，一泓中流，跌宕多姿。抬头仰望，青山对峙，古木参天，老藤绕树。

继续沿栈道前行，栈道尽头是西狭吊桥，极目远眺，来时的栈道、凉亭，以及远处的一山一水尽收眼底。山中不知名的鸟儿此刻唱起了歌。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，薄纱般的云雾从山峰往下弥漫，远山烟云缭绕，雾霭升腾，清秀的山峰在云雾中宛如仙境，云雾中的山峰千姿百态，堪称奇观。

返回时，雨跟着风一起漫了过来，行人纷纷加快脚步，顺着栈道走出景区，快到峡口时雨突然大了起来，头上、脸上和衣服上瞬间挂满水珠。再回首，西狭山水被雨雾完全笼罩起来，西狭此刻变得更加楚楚动人……

迎春诗会

· 文县篇 ·

山中归来
●陈文宗

发梢上还带着一场雾霭
凝结成的露珠，掉下来
摔到鼻尖上，溅起
蝴蝶状的油菜花香。此刻
左耳的犬吠和鸡鸣又一次响起
而一群鸟雀
却在右耳里筑起了巢穴

额头和脸颊要裸露出来，去接受阳光
还有林中跑出来的风
温暖的痒痒的风
唤醒了，皮肤里的草籽
它们破土而出，泛着绿光，漾开青波

这双手也没有空着，它们拥有一条溪流的过去和未来。那是时而沉潜时而激荡的一生

立春
●田雨燕

咀嚼馨香这个词
对尘世更深的眷恋在口腔里迅速蔓延
烟火日子里
蛰伏的热情苏醒
花团锦簇正缓缓而来

我还没有老去
心里住着痴花的小孩
请允许我给你提篮
把春色撒满
每一条沟每一块川每一座山

铁楼古寨
●李帅帅

暮春的细雨
浸润着清瘦的小街
破破烂烂瓦里盛满初夏
蔷薇伏在土墙上
期待街头传来马蹄声

我不敢打搅
只默默牵着你的手
信步在雨中

人生不能回头
可这短短的街巷
我愿陪你再走一回

去往寂静的春天
●马慧

1.
在田野荒寂的中心
成堆的牛粪混着草茎
太阳照着它们
热气氤氲

背着种子的人正赶来
趁着春天
让生命在坑坑洼洼的世界
吐出芽儿来

2.
她倚在墙角
用不太灵敏的耳朵
揣测脚步声

风里夹着桃花香
陪了她十几年的猫
去年冬天就埋在雪里
那棵树下

她偶尔低吟
她赞美上帝
用失明的双眼
干瘪的肉体
时日不多的虔诚

一个再也抽不出嫩芽的身体
倚在那里
等春风吹落地

在文县
●野子

山是隔绝北方高耸的楼
水是肆意南下白色的马
白云深处的人家
把粮食储藏在秋后的雨水之中

白水江沿岸
那些曾被吞噬的河堤
露出上游的残木
再无荡漾的铁索和木桥
与最高的浪花在童年相逢

苦楝的轮年又转过几圈
给我生命的人已经走远
铁轨一路向南延伸
而远方不过几堆低矮的坟冢

这一生，如果你遇见
和我相同姓氏的人，在江边
请用语言形成关照
溯源头而上，找到他的遗物
群山的臂弯中
慨叹和思念的声音都得不到回音

这一世，草木忘却新绿
风吹过的，都会成为过往

跑进春天
●梓榆

春天的口音有点儿欢欣
冬天的教训已经来过了
人们总是很好奇
到处打听春的消息
谈笑之间

东郊的雨洗净山坡
木槿花跑了上去
漫山漫坡都是迷人的花裙子
永远开不完的花朵
仿佛爱情，每一刻
都有鲜活的身躯

流转的歌谣
与前来采花的蜜蜂，唱和
朵朵清芬
是风的，雨的，泥土的，云朵的
太阳的，也是你的，我的

黄金芽
●亮子

马家山的茶园之畔
屋舍俨然，垂柳静立
能透出水滴的感觉
一切都安静
茶树们更安静

它们的沉默一直在生长
直到长出黄金芽
冲入杯中
这万两黄金
莫不是来自故乡的泥土
还有静悄悄的春雨之声

喜鹊飞过一片油菜花
●范志刚

在甘肃省的南大门——碧口
油菜花是三九的寒风
与白龙江碰撞出的爱情火花
当喜鹊叫醒惺忪的大地
吵醒了蜡梅
羽翅剪开紧绷的寒流
去年冬天就埋在雪里
那棵树下

喜鹊操持着农人的心事
渴盼阳光雨露和煦的风
从田的这端飞到那端
看看哪朵芳心未打开
大片的油菜也不偷懒
正努力吐出金黄

喜鹊叫一声时山乡礼炮齐响
叫两声新婚燕尔拜堂
叫三声时春茶吐芬芳

迎春花
●小米

到县城后面的北山上游玩
看见几株迎春花
枝都被牛羊吃得光秃秃的了
根也给我硬生生拔出来时揪断了
回家栽上过了不久
每一盆迎春花的残枝上
又长出新枝新叶来

伸出去的枝条一挨上土
又悄悄长出新的根来了
就像嫁出去的女儿
把婆家活成了娘家
把自己也变成了娘

冬天里的某一天
我突然发现迎春花的老枝上
长了几个小花苞
过了大约一星期
迎春花就开了

头一天只开了一朵
第二天又开了三朵
第三天已经开了十几朵
我仔细看了看
还有一些小花蕾仍在孕育着
末端的枝条上

更多小花苞在暗暗使劲往大里长
这些小户人家的女儿
冬天还没过完
就把自己争先恐后地嫁了
揣在春天的春天
谁也憋不住

春风带的话
●王晓菊

暮色四合时
你站在那棵老梨树下打电话
没有吃糖
可风，还是把这些甜蜜
一声一声地送了过去

你说：“你不来，我不走”
就站在这棵树下，等

为什么会是这棵树呢？
桃树杏树山楂树，都好
可为什么偏偏是梨树呢？

想起这些
就有钝钝的疼，自心底蔓延开来
那些曾经的花朵，一瓣一瓣落下
枯萎的了无痕迹
却将那枝干，深埋心底

一年开一次，来与不来
我们，终有和梨花一起白头时

迎春
●续默

迎春的花儿已开
万物心仪的春姑娘要来
山川河流，大树小草
就连一块硬硬的石头
都在等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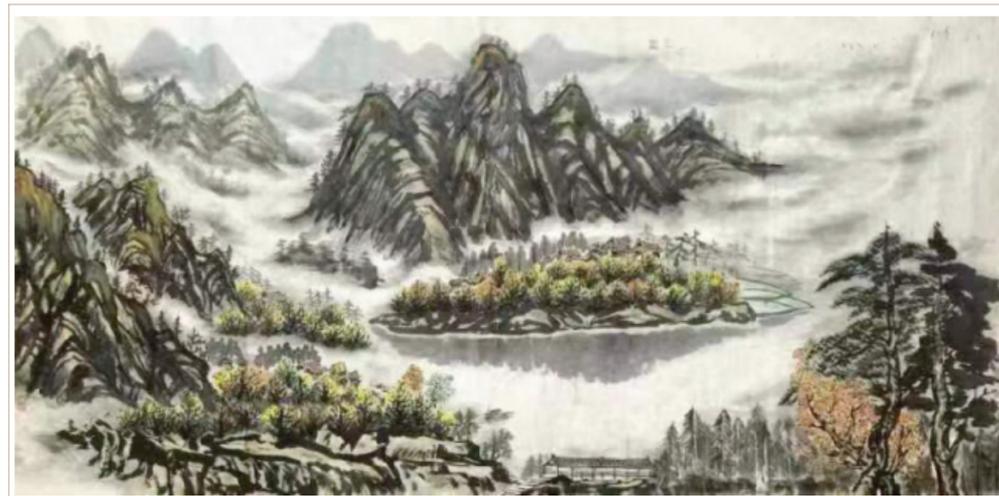
等待春姑娘的妙手
将枯败了一冬的容颜
来一次脱胎换骨的修改

春姑娘要来了
我早已做好了恭迎的准备
推门开窗，鼓起勇气
向她表白

让我住进她的心里
澄明朗润，赶走雾霾。让我
暖暖地去希望
亮亮地去热爱

种下一生的时光
●冰翎

挣脱缰绳，停下老顿的犁
山谷的风停了，我们满脸褶皱
该歇歇了，这些年，辛勤劳作
种下一生的时光
等待无数个冬天
终于，在二月的碧口
油菜花遍地金黄



竹实

第1974期

山乡风情
国画
【作者】安清平

官鹅沟冰瀑

□ 胡卫东

冬天的清晨，宕昌县岷江南岸背阴处零星地结了薄薄一层冰花。一到中午，这些冰花又在阳光下逐渐消融。这时候走进官鹅沟，你将体会到十里不同天的神奇。

山谷里没有雪的踪迹。除了四季常青的松林之外，种类繁多的树木都呈现出大片的灰褐色。那些青黄色的、奇峻的岩石在暖阳下闪着厚重而神秘的色泽，仿佛一摞摞饱经风霜的史书，在述说着千百年来这里发生的故事。而谷底一条条夏日里喷珠溅玉的飞瀑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晶莹剔透、光洁耀眼的群雕。步履匆匆的阳光像画家手里神奇的画笔，一会儿把冰瀑染成金碧辉煌的宫殿，一会儿又让它们披上银色的长裾。

经过虎口瀑的时候，如果你抬起头，会看到一处酷似虎口的冰瀑。那一排尖利的冰挂像虎牙，张开的大口幽深无比，一帘透明的水流伴着长长的轰鸣倾泻而下。站在远处回望，眼前则是一幅蕴含了四季元素的写意山水画。

冬月里的官鹅沟，像一座巨大的冷库。越到深处，越是寒气逼人。立冬后，任凭阳光如何热情，峡谷里的温度始终在零度以下。只有稍开阔的地方，清冽的溪水冲破那层透明的冰纱，叮叮咚咚地唱着歌，让寂静的峡谷顿时有了生机。

官鹅沟的石峡充满了魔幻的色彩。时而笔直陡峭、一线见天，时而迂回曲折、如临迷宫。走出地书峡，天地豁然开朗，阳光倾泻在覆

盖着冰层的溪流上，熠熠生辉。在流速平缓地段，五彩斑斓的石子清晰可见，形态各异的冰花或圆洞，或锋利，都成了不加修饰的艺术品，着实让人喜欢！

进入五瀑峡，你会被那从天而降的冰瀑群惊到脱口叫绝！这是一座冰雕的宫殿，形态各异，或站立，或倒挂，既有玉龙盘旋，又有白马奔腾……

这里是游人留影的绝佳之地，尤其是午后太阳西斜之时。据说，这里特殊的地貌、恰当的光线、独特的拍摄视角，不管四季，拍出来都如明信片一般。

当冰瀑出现在你眼前时，你可能怀疑自己迷失了季节。映入眼帘的世界突然间变得如诗如画，那条气势恢宏的飞瀑没有了往日的恣意和轰鸣。此刻，就像一场震人心魄的大型交响乐刚刚落下指挥棒，静谧、肃穆。只有走近侧耳细听，才能隐约听到冰层下嘈嘈切切的流水声，恰如一支古筝弹奏的音符。

在春天气温回暖之前，它们不会融化，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，只为一睹那如玉的芳容。